

巫溪猫儿滩上这家人29年收留了7名残疾人——

“有我们一口饭就有你们的家”



▲陈词林身披蓝色的围布，石德荣正在为他剪头。

▲石德荣为陈词林换上新衣服。

◀在石德荣的照料下，陈词林(右)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。(本组图片由记者尹诗语摄/视觉重庆)

惊蛰时节，一场春雪不期而至，海拔超过2500米的大官山一夜白头。大官山下、大宁河畔，巫溪县宁厂镇猫儿滩社区一处院坝里，74岁的陈词林身披蓝色围布，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。
“九娃子，二月二都过了，可以剃头了。”58岁的石德荣和42岁的赵祖相大声唤着陈词林的小名，细心为他打理头发。
虽然口不能言、耳不能听，陈词林溢满笑容的眼角却有泪滑落。谁能想到，陈词林和赵祖相是石德荣一家收留的残疾人。自1996年以来，石德荣一家先后收留过7名无家可归的残疾人。

石德荣一家为何愿意20多年如一日收留、照顾这些残疾人？
“不知哪朝哪代，宁厂镇上住着一户姓杜的人家。这家人与人为善，做了不少好事。”雪后和煦的阳光里，石德荣讲起了上辈人流传下来的一个民间传说。
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，杜家年龄最大的奶奶梦见家里的大黄猫跳进屋，开口说起了人话：“快走！不要收拾东西，马上跟着我走！”

口子也没少受委屈。”周世清满头白发，记性却很好，“周明翠和龙月喜两个，就让他们遭罪不少。”
“周明翠精神有问题，房屋烂了后就吃住在我们家。”不过，周明翠发病时常在猫儿滩乱打人、骂人。为此，石德荣不仅要向被打的人赔礼道歉，有时还要赔付医药费。无奈之下，石德荣于2014年在政府协调下将周明翠送往精神病院。
“那龙月喜简直没良心，你们照顾了他十几年，还把你骂得狗血淋头。”说起龙月喜，周世清的头摇得像波浪。
“那也是可怜人，30多岁得了脑瘤，怕是脑壳出问题。”石德荣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说起了龙月喜的故事。

凡人微光 温暖山城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

“一起住了10来年，一直都当家人照顾着”

1996年冬天，时年51岁的聋人陈建康住进了石德荣家中。
此前，陈建康与年近八旬的母亲相依为命。
“他是个聋人，妈妈有精神疾病，都是可怜人。”平日里，石德荣与丈夫陈时贵对陈建康母子多有照顾，“吃的用的我们经常送点过去，挨到起住嘛，能照顾一点是一点。”
陈建康母亲过世，也是石德荣夫妇帮着料理后事。
不久后的一天夜里，陈建康烤火时不小心将房子烧成了残垣断壁。
“妈没得得，房子也没得得。”石德荣夫妇把陈建康接到家中同吃同住，“当时我们开起砖厂，生意还不错，多个人吃饭不成问题。”

虽是聋人，陈建康却勤快且爱干净，总是抢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路。
“他总把屋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有他照屋，我们出门都放心些。”石德荣长子、今年24岁的陈星宇记得，小时自己调皮挨打时，总是陈建康护着自己。
2007年的一天夜里，陈建康因突发心肌梗死过世。
“一起住了10来年，一直都当家人照顾着，突然没了，心里难受得很。”其实，自1996年以来，石德荣夫妇收留在家中、当家人照顾的还有方福强、周明翠、龙月喜、舒成龙、陈词林等残疾人。2021年，石德荣一家又收养了在鬼门关走一遭的赵祖相。
对每一名住进来的“家人”，石德荣都悉心照料，“有我们一口饭，就有你们的家。”
前两年，腿脚残疾的舒成龙房屋垮塌，在政府为其重修房子的一年多时间里，舒成龙就吃住在石德荣家。
2021年过世的方福强曾是石德荣在长桂粮站工作时的同事。
“他身体原本有残疾，后来精神出了问题，继子又得了尿毒症。”在方福强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，石德荣夫妇将其接到家中照料。

“救起来了，不管是植物人还是残疾人，我养着”

“现在就九娃子和捡娃子(赵祖相小名)和我们一起过日子。”炭火旁，石德荣轻手轻脚拿来毯子为已入睡的陈词林盖上，“九娃子原来和哥嫂生活在大河乡民主村。哥哥过世后，嫂子要养3个娃儿还要照顾他，顾不过来了。”
无奈之下，陈词林嫂子周世秀听闻石德荣一家心善且愿意收养残疾人，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上门。
没有太多犹豫，石德荣夫妇第二天

就将陈词林接到了家中。
自那时起的20余年来，石德荣一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陈词林。
可2019年的一天午后，陈词林吐出一口鲜血后昏倒在地。
“九娃子，九娃子，怎么了？快醒醒……”石德荣立即开着皮卡车将陈词林送往医院。
好在抢救及时，陈词林捡回了一条命。
“医生诊断，说是他长期吃哈哈胀，肠胃负担不起导致胃出血。”此后，石德荣在日常生活中格外注意控制陈词林的饮食。
“如果不是么姨，我坟头的草都比人高了。”拾掇着炭火，赵祖相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石德荣是赵祖相伯母的妹妹，因此多年来赵祖相一直称呼石德荣为“么姨”。2020年5月16日，赵祖相在为一家公司安装监控探头时，不慎从高处坠落，全身16处骨折，多脏器破裂。
石德荣赶到医院时，赵祖相刚做完脾脏切除手术。
当时，当地医院受医疗条件所限建议赵祖相立即转院治疗。
可公司经营者的马某在交纳部分医药费后失联，赵祖相双亲早已离世，其哥嫂因无力支付医药费也准备放弃对他的治疗。
石德荣却坚持转院。因此有人冷嘲热讽：“你一个外人，操哪样心哦”“转院死在半路了，你能负责吗”……
“死在半路丧葬费我给，后事我料理。救起来了，不管是植物人还是残疾人，我养着。”在石德荣的坚持下，赵祖相最终转院到了位于万州的三峡中心医院。
在垫付了1万多元医药费后，石德荣想方设法找到了马某，逼着其支付了赵祖相在三峡中心医院的医药费20余万元，将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2021年春节，拄着双拐的赵祖相来到石德荣家中，拜年亦感谢救命之恩。
扶着丢掉双拐就要下跪的赵祖相，石德荣做出了一个决定：“以后你就在屋里住下，我和你么姨爹管你吃、管你住。”
泪水瞬间涌出眼眶，赵祖相抱着石德荣失声痛哭。

“看见别人有困难，总想力所能及地帮个忙”
在猫儿滩，石德荣一家收养残疾人的事情几乎人尽皆知。

“收留了那么多残疾人，石德荣两口子也没少受委屈。”周世清满头白发，记性却很好，“周明翠和龙月喜两个，就让他们遭罪不少。”
“周明翠精神有问题，房屋烂了后就吃住在我们家。”不过，周明翠发病时常在猫儿滩乱打人、骂人。为此，石德荣不仅要向被打的人赔礼道歉，有时还要赔付医药费。无奈之下，石德荣于2014年在政府协调下将周明翠送往精神病院。
“那龙月喜简直没良心，你们照顾了他十几年，还把你骂得狗血淋头。”说起龙月喜，周世清的头摇得像波浪。
“那也是可怜人，30多岁得了脑瘤，怕是脑壳出问题。”石德荣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说起了龙月喜的故事。

今年55岁的龙月喜也是猫儿滩社区居民，孤身一人的他在10余年前查出患有脑瘤。看到他生活艰难，石德荣与陈时贵在时常接济的同时，甚至让其在家中常住并供应三餐。
2022年，龙月喜的房屋被鉴定为D级危房，政府按照相关政策为其新建了房屋，并由陈时贵负责具体施工，“修房子一共花了5.9万余元，按规定他自己出资10%，也就是5900多元。”
房子修好了，龙月喜却依旧吃住在石德荣家中，还时常在猫儿滩无故骂人。
2024年7月，因为附近居民不堪其扰，屡次投诉，政府相关部门将龙月喜送往敬老院。
然而，住进敬老院后不久，龙月喜再一次回到了猫儿滩，逢人就诉说陈时贵坑了他修房的5900多元。
“照顾了十几年，我们两口子却被他骂得猪狗不如，确实让人寒心。”不堪忍受无端辱骂的石德荣从家里拿了5900多元给了龙月喜。
可当听说龙月喜还没吃午饭时，石德荣又忍不住为他煮了5个荷包蛋。
“我们做这些事不求名不求利。屋头每年还要做点工程，条件还将就，养得活一家子。”多年来收养残疾人，照顾左邻右舍，石德荣自己都不知道投入了多少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“就想着把人照顾好，没算过这些细账。”

“镇里多次提出对他们一家进行补助，每次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。”宁厂镇镇长李媛说起石德荣就竖起大拇指，“石德荣还是我们猫儿滩社区的党支部书记，对社区的工作也是尽心尽力，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和感动。”
“做好妈不得吃亏，好的家风也在影响着后人！”炭火温暖，石德荣微笑着讲起了次子陈彦西的一个故事。
2022年冬月，猫儿滩社区铁炉坝两位80多岁的老人烧火取暖，不慎点燃了房屋。
时年16岁的陈彦西听到动静醒来，坚持要和石德荣一起去救人。跑到现场，他冲进熊熊大火中，拖出了老婆婆。
“后来想起是有点怕，那火烧得凶。”回忆当时的情形，陈彦西咧着嘴笑着，“爸爸妈妈平时做的事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。”

而AI介入则可以彻底改变上述痛点。首先，广域铭岛运用AI技术，学习和分解汽车制造中所有环节的技术，并将其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知识库，具体到每个车间的每个工位。
新员工到工厂后，先进入包含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四大工艺的“道

▲石德荣带着陈词林(中)赵祖相(右)走在猫儿滩铁索桥上。

全市首位“民间河长”何波：

持续守护三庙河水清岸绿

【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】青春“镇”能量全媒体系列报道①

曾经脏乱不堪的三庙河成了风景区

【人物名片】

何波，出生于1990年12月，曾是重庆市首位“民间河长”，现任合川区三庙镇戴花村党支部书记、村级河长。
多年来，何波从志愿巡河护河到发动全村群众共同治污治水，持续守护三庙河的水清岸绿。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

惊蛰已过，合川三庙镇戴花村响水滩大桥下，三庙河蜿蜒流淌。
河岸上，戴花村党支部书记、村级河长何波正指挥一台挖掘机对河岸护坡进行整治。他计划对5.2公里长的三庙河戴花村段部分区域进行生态修复，“主要是村民集中居住区域和主要农田区域的河岸，整治护坡、栽种固土护坡植物。”

2017年，何波成为全市首位“民间河长”，义务承担起三庙河余家滩至响水滩约两公里河段的巡查、监督工作；如今，何波是三庙河戴花村段村级河长，负责该段的生态保护工作。

“民间河长”改变村民陈规陋习

2015年，时年25岁的何波回乡创业，在三庙河响水滩沿岸建起300多亩“太空莲”荷花种植基地。
从小在河边长大的何波，对三庙河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可返乡后何波却发现：三庙河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生活垃圾，还有死狗死鸭，原本清澈的河水变成了黑色，苍蝇、蚊子满天飞。
“用这样的河水种太空莲，莲子的品质必然低下。”何波开始在河边义务捡拾垃圾，并自掏腰包买来投影仪播放环保宣传片，发动大家一起清污清漂。
2017年5月，何波成为重庆市首位“民间河长”，义务承担起三庙河余家滩至响水滩约两公里河段的巡查、监督工作。
这个不拿任何报酬的“民间河长”管得宽，在巡河护河的同时还时常劝导村民：“叔叔，这些垃圾不能再往河里丢了，好臭嘛，热天还招蚊子”“嬢嬢，你们家没建化粪池？粪污直接排入河里，大家都受害……”
有些村民不以为意：“这条河又不是你家的，你说不行就不行？”
何波只好和村里的几名志愿者，挨家挨户上门劝导，帮一些村民架设竹围栏对家禽进行圈养；开挖、改建村里的污水沟，尽量将生活污水引流到一处，方便集中处理。
夏天河水水位高的时候，他们又划着船沿河清理漂浮物……

乡亲们被这个“民间河长”打动了，不再往河里倒垃圾，逐渐养成圈养鸡鸭的习惯……三庙河慢慢变清，戴花村也越来越漂亮了，连鸟儿也喜欢成群结队来“造访”。
“我们会定期组织志愿服务小队开展以河道清淤、道路清扫、院落清理、垃圾分类等为主题的清洁村庄行动。”何波介绍，每个村民小组推选出了一名绿水青山社会监督员，实时守护家门口的绿水青山，“村里的清洁做好了，就能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等污染物进入三庙河，确保三庙河生态环境不被破坏，实现河流长治久清。”

“一起住了10来年，一直都当家人照顾着”
1996年冬天，时年51岁的聋人陈建康住进了石德荣家中。
此前，陈建康与年近八旬的母亲相依为命。
“他是个聋人，妈妈有精神疾病，都是可怜人。”平日里，石德荣与丈夫陈时贵对陈建康母子多有照顾，“吃的用的我们经常送点过去，挨到起住嘛，能照顾一点是一点。”
陈建康母亲过世，也是石德荣夫妇帮着料理后事。
不久后的一天夜里，陈建康烤火时不小心将房子烧成了残垣断壁。
“妈没得得，房子也没得得。”石德荣夫妇把陈建康接到家中同吃同住，“当时我们开起砖厂，生意还不错，多个人吃饭不成问题。”

“看见别人有困难，总想力所能及地帮个忙”
在猫儿滩，石德荣一家收养残疾人的事情几乎人尽皆知。
“收留了那么多残疾人，石德荣两口子也没少受委屈。”周世清满头白发，记性却很好，“周明翠和龙月喜两个，就让他们遭罪不少。”
“周明翠精神有问题，房屋烂了后就吃住在我们家。”不过，周明翠发病时常在猫儿滩乱打人、骂人。为此，石德荣不仅要向被打的人赔礼道歉，有时还要赔付医药费。无奈之下，石德荣于2014年在政府协调下将周明翠送往精神病院。
“那龙月喜简直没良心，你们照顾了他十几年，还把你骂得狗血淋头。”说起龙月喜，周世清的头摇得像波浪。
“那也是可怜人，30多岁得了脑瘤，怕是脑壳出问题。”石德荣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说起了龙月喜的故事。

今年55岁的龙月喜也是猫儿滩社区居民，孤身一人的他在10余年前查出患有脑瘤。看到他生活艰难，石德荣与陈时贵在时常接济的同时，甚至让其在家中常住并供应三餐。
2022年，龙月喜的房屋被鉴定为D级危房，政府按照相关政策为其新建了房屋，并由陈时贵负责具体施工，“修房子一共花了5.9万余元，按规定他自己出资10%，也就是5900多元。”
房子修好了，龙月喜却依旧吃住在石德荣家中，还时常在猫儿滩无故骂人。
2024年7月，因为附近居民不堪其扰，屡次投诉，政府相关部门将龙月喜送往敬老院。
然而，住进敬老院后不久，龙月喜再一次回到了猫儿滩，逢人就诉说陈时贵坑了他修房的5900多元。
“照顾了十几年，我们两口子却被他骂得猪狗不如，确实让人寒心。”不堪忍受无端辱骂的石德荣从家里拿了5900多元给了龙月喜。
可当听说龙月喜还没吃午饭时，石德荣又忍不住为他煮了5个荷包蛋。
“我们做这些事不求名不求利。屋头每年还要做点工程，条件还将就，养得活一家子。”多年来收养残疾人，照顾左邻右舍，石德荣自己都不知道投入了多少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“就想着把人照顾好，没算过这些细账。”

而AI介入则可以彻底改变上述痛点。首先，广域铭岛运用AI技术，学习和分解汽车制造中所有环节的技术，并将其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知识库，具体到每个车间的每个工位。
新员工到工厂后，先进入包含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四大工艺的“道



何波正在辨别河水气味的。记者 谢智强 摄影 视觉重庆

(上接1版)

教授技艺可以靠“老带新”，为何要用AI来培训新员工？广域铭岛相关负责人说，以吉利旗下的领克成都工厂为例，每个月的新员工人数约为100人，这100个新人会被分配到各个车间的班组，实习一段时间后正式上岗。
“每个新员工的技能基础、动手能力等都不一样，而且带教老师也不可能一直密切关注他们。因此到了岗位上，大家的技术很有可能‘参差不齐’。”该负责人表示，例如，一个拧紧堵盖的动作，如果员工做得不到位，可能导致后续车辆漏油。而等到车辆出问题再进行回溯，纠错成本就很高。
传统的师徒模式，技术都靠手把手教，一些技术窍门还有可能随着老师傅退休而“失传”。
而AI介入则可以彻底改变上述痛点。首先，广域铭岛运用AI技术，学习和分解汽车制造中所有环节的技术，并将其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知识库，具体到每个车间的每个工位。
新员工到工厂后，先进入包含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四大工艺的“道



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